

农业学大寨

第十五辑

0.2
15)

农业出版社

F320.2
(14)

25415

农业学大寨

第十五辑

农业出版社

农 业 学 大 寨
(第 十 五 辑)

农业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 开本 2.875 印张 1 插页 58千字
1975 年 2 月第 1 版 197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88,000 册

统一书号 3144·90 定价 0.24 元



毛主席语录

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建设社会主义，是完全必要的，是非常及时的。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。

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农业学大寨

目 录

发展农业靠群众…………… 齐跃 (1)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

昔阳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…………… (11)

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

…………… 河北省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(19)

文化大革命为我们开拓了金光大道

…………… 河南省禹县无梁公社井李大队党支部 (26)

旭日东升

——记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

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巨大变化…………… (30)

看万山红遍

——湖南省山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

的巨大变化…………… (38)

东风满帆鱼满舱

——记吕泗渔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

的巨大变化…………… (44)

千里草原气象新

——记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化大革命

以来的变化…………… (51)

太行山下一个山村的巨变	(58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雨露滋润花更红

——访文化大革命后的“当代愚公”之乡 沙石峪大队	(6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党的基本路线指航向

——记河北省沙河县辛寨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巨大变化	(6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强大的动力 深刻的变化	(75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浩瀚沙海变绿洲

—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麦盖提垦区的变化	(8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发展农业靠群众

齐 跃

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、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，社会主义农业迅速发展。广大贫下中农、社员群众和基层干部，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，以大寨为榜样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艰苦奋斗创新业，自力更生起宏图，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，广大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。由于群众、干部的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，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，使农田基本建设、农业技术改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越来越大，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。一九七三年粮、棉、麻、糖、烟的产量都达到了新的水平，今年夏粮又获得丰收。整个农业战线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，胜利了，不要忘乎所以。形势越好，我们越要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继续革命。在当前正在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斗争中，我们应当紧密结合农村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，深

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，坚持革命，坚持前进，反对复辟，反对倒退。要注意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，总结推广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先进经验，促进社会主义农业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。

经验表明，农业学大寨，首先是要抓路线，要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。也就是说，要象大寨那样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，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。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。通过批判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政治纲领和他们散布的“天命论”、“上智下愚”的唯心史观，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，更加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。从干部到群众，从老贫农到青年社员，从广大的农村妇女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无不精神振奋，斗志高昂。他们说：“林彪效法孔老二‘克己复礼’，要搞资本主义复辟，开历史的倒车，我们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开社会主义的快车。”这种可贵的革命积极性，是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，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力量，基本的条件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的各级领导要有充分的认识，要毫不松懈地继续抓

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，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。

发展农业的问题，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、生产问题，而且是个政治问题、路线问题。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任何生产斗争，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，而是和阶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，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，是为一定的政治斗争服务的。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，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农业战线上表现出来。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，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如何开展？是坚持批林批孔，深入开展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的斗争，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农村阵地，巩固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，还是让资本主义自由泛滥，放弃农村阵地，削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？是坚持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的方针，还是埋头生产，背离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？是坚持“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”，还是不顾国家计划，不管集体利益，以钱为纲，搞自由种植，什么来钱就搞什么？是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，还是怕流汗，不大干，两手向上，依赖国家支援？在这些问题上，始终充满着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。要使这些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，基本的一条，就是要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

依靠群众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

导，也是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经济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。过去，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，毛主席在领导武装斗争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，总是教育全党同志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，去动员群众，组织群众，开展经济战线上的群众运动，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，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，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。正是由于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依靠了群众，实行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，才有力量粉碎蒋介石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日本侵略者烧、杀、抢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改善边区群众的物质生活，从而扩大革命军队，巩固革命根据地，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，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。解放以后，毛主席又明确指出：“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。”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充分发挥了这种积极性，广大农民群众才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，经过互助组、初级合作社、高级合作社、人民公社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，才有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斗争实践证明：“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”。今天，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，我们更应该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，发挥他们的创造力，夺取农村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。

战斗在农业第一线的广大社员群众，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，从长期阶级斗争的实践中，从新旧两种社会制

度、两重天的鲜明对比中，深刻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。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”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，这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，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。在发展农业生产中，那些是社会主义道路，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，应该坚持；那些是资本主义道路，违背他们的根本利益，应该反对，广大贫下中农体会最深，看得最清楚，斗争也最坚决。他们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、夺取农业丰收的力量和智慧。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，充分调动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积极性，就能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，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，巩固集体经济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。

有的同志一讲发展农业生产，夺取农业丰收，就把着眼点放在自然条件上，一看风调雨顺，就盲目乐观，一遇自然灾害，就垂头丧气。这是一种缺乏群众观点的表现。

搞农业生产要同大自然打交道，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，好的自然条件固然是农业丰收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但不是决定的因素。人和自然的关系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，“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”。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，不是靠“老天爷”赐给的，而是广大群众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

引下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，坚持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方针，同天斗，同地斗，同阶级敌人斗，七斗八斗，斗出来的。大寨的自然条件并不好，还经常遇到自然灾害的袭击，可是大寨的生产却发展很快。有些地方自然条件比起大寨来不知好多少，可是生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大，甚至年年是老样子，老产量。同样的自然条件，农业的面貌也大有不同，有的一年一个样，一步一层天，有的是年年如此，踏步不前。这都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就在于是否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。有一条正确的路线，能够充分发动广大群众深入开展农村的三大革命运动，就是自然条件再差，也可以把它改变过来。

毛主席说：“社会的财富是工人、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。”广大劳动人民正是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，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。世界上原来并没有田，没有农业机械，没有农药，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能够抗风、抗寒、抗虫的优良植物品种，这些都是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和创造出来的。人们同大自然究竟谁怕谁呢？只有那些愚蠢的唯心论者，对大自然才逆来顺受，广大劳动人民，则在不断地认识自然，改造自然，在征服自然的斗争中前进。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，为我们认识自然，改造自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。那种崇拜自然，屈服于自然的压力，在自

然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，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观点，而是林彪、孔老二鼓吹的“天命论”的反映。按照林彪和孔老二他们的反动说教，广大劳动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、受奴役，是命里注定的，而且在同自然界的关系到，也不能违背“天命”，只能做自然界的奴隶。这种东西，长期以来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，成为一具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，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。这完全是为他们那条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。我们共产党人、革命干部，必须同这种反动的东西彻底划清界限，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批判林彪、孔老二散布的这种唯心主义的“天命论”，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自己，坚定地树立“人定胜天”的思想。广大群众说得好：“不怕你‘老天爷’千变万变，批林批孔锻炼出来的社员群众定能胜天。”

由于自然界充满着矛盾，不断发生变化，加之我国幅员广大，地势、气候复杂，不可能都是那么风调雨顺，部分地方出现这种或那种自然灾害，给农业生产带来一些困难，这是完全可能的，也是毫不奇怪的。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坚持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，树雄心，立壮志，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，群策群力，加强农田基本建设，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改造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，努力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。有灾害，有困难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同困难作斗争，可以使人们变得聪明起来，

学会战胜困难的本领。比如，有的地方连续三年大旱，连续三年大干，结果带来了生产面貌的大改变。群众说：“抗旱抗出了水利化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灾害又是人民群众的反面教员。当然，困难转化为顺利，坏事变成好事，必须有一定的条件。在这里，决定的条件就是正确路线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只要我们对自然灾害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不存有侥幸取胜的心理，能够充分发动群众作好应付各种自然灾害的准备，在思想上多作几种设想，在措施上多作几手打算，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到前头，就可以取得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主动权，战胜困难，夺取农业丰收。

采取积极的态度，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、发明创造，这是许多地方依靠群众，发展生产的一条重要经验。广大贫下中农长期战斗在农业第一线，有改变自然条件的强烈愿望，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，而且对当地的自然环境、气候变化等情况最熟悉，对生产上可能发生的一些困难，什么时候可能出现旱、涝、风、雹、虫、冻等自然灾害，也有一个基本的估计，在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们的许多意见、设想，大都是比较符合实际，比较切实可行的。他们是认识自然，改造自然，夺取农业丰收的主力军。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主力军的作用，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间去，调查研究，把他们的经验和意见总结起来，加以

推广。同时，还要特别注意发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、回乡知识青年和广大农村青年社员的积极作用。他们有文化、有朝气、有干劲，富于革命的理想，较少保守思想，有敢闯精神，是开展“农业学大寨”群众运动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。不要抹杀了他们的特点，要大胆地支持他们搞发明创造，搞技术改革，搞科学种田。毛主席说：“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。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，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，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。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，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，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，从自然里得到自由。”我们要帮助青年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积极参加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，逐步争取在社会上和自然界里得到更多的自由。这样，我们就有力量、有办法叫高山低头，河水让路，使大自然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。

依靠群众，还必须关心群众。没有对群众政治上、生产上、生活上的热情关心和帮助，就谈不到更好地依靠群众，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。我们讲依靠群众发展生产，并不意味着减轻了领导的责任。我们的领导同志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，不断地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群众，武装群众，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。

同时，还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注意关心群众生活，关心群众的痛痒，帮助群众努力解决好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。生产队的财务帐目、社员的工分是不是由贫下中农民主管理、民主评定，是不是定期公布了？群众的口粮是如何计划安排的？合作医疗办起来没有，办得好不好，群众的治病问题如何解决？以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，等等，我们都应予以帮助和解决。特别是在群众的干劲高涨的时候，尤其要注意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劳逸结合。要做到思想政治工作有人抓，生产生活遇到困难有人帮。群众的干劲，群众的情绪，是同领导者的工作紧密联系着的。更好地关心群众，就能更好地调动和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，不断激发广大群众改造社会、改造自然的责任感，提高为革命种田的自觉性，努力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，不断发展农业战线上的大好形势。

（载一九七四年第七期《红旗》杂志）